



# 青衣

毕飞宇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# 青衣

---

毕飞宇  
著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青衣 / 毕飞宇著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 
2011.8  
ISBN 978-7-5624-6222-4  
I. ①青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1 ) 第128121号



青衣 qingyi

毕飞宇 著

责任编辑 高雅洁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 401331 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40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75千

2011年8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222-4 定价: 29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## 目录

- 001 青衣
- 065 楚水
- 125 叙事
- 193 雨天的棉花糖

## 青衣

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。宴会都进行到一半了，他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烟厂的老板。乔炳璋是一个傲慢的人，而烟厂的老板更傲慢，所以他们的眼睛几乎没有好好对视过。后来有人问“乔团长”，这些年还上不上台了？炳璋摇了摇头，大伙儿才知道“乔团长”原来就是剧团里著名的老生乔炳璋，八十年代初期红过好一阵子的，半导体里头一天到晚都是他的唱腔。大伙儿就向他敬酒，开玩笑说，现在的演员脸蛋比名字出名，名字比嗓子出名，乔团长没赶上。乔团长很好听地笑了笑。这时候对面的胖大个子冲着乔炳璋说话了，说：“你们剧团有个叫筱燕秋的吧？”又高又胖的烟厂老板担心乔炳璋不知道筱燕秋，补充说：“一九七九年在《奔月》中演过嫦娥的。”乔炳璋放下酒杯，闭上眼睛，缓慢地抬起眼皮，说：“有的。”老板不傲慢了，他把乔炳璋身边的客人哄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坐到乔炳璋的身边，右手搭到乔炳璋的肩膀上，说：“都快二十年了，怎么没她的动静？”乔炳璋一脸的

矜持，解释说：“这些年戏剧不景气，筱燕秋女士主要从事教学工作。”烟厂老板一听这话直着腰杆子反问道：“什么景气？你说说什么景气？关键是钱。”老板向乔炳璋送出他的大下巴，莫名其妙地颁布了他的命令，说：“让她唱。”乔炳璋的脸上带上了狐疑的颜色，试探性地说：“听老板的意思，老板想为我们搭台？”老板的脸上重又傲慢了，他一傲慢脸上就挂上了伟人的神情。老板说：“让她唱。”乔炳璋对小姐招招手，让她给自己换上白酒。炳璋捏着酒杯站起身，说：“老板可是开玩笑？”老板不仅傲慢，还严肃，一严肃就像作报告。老板说：“我们厂没别的，钱还有几个。——你可不要以为我们光会赚钱，光会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，我们也要建设精神文明。干了。”老板没有起立，乔炳璋却弓着腰站起来了。他用酒杯的沿口往老板酒杯的腰部撞了一下，仰起了脖子。酒到杯干。乔炳璋激动了。人一激动就顾不上自己的低三下四。乔炳璋连声说：“今天撞上菩萨了，撞上菩萨了。”

《奔月》是剧团身上的一块疤。其实《奔月》的剧本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写成了，是上级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代给剧团的。他们打算在一年之后把《奔月》送到北京，献给共和国十周岁的生日。可是，公演之前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，显得很不高兴。他说：“江山如此多娇，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？”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说绿了，浑身竖起了鸡皮疙瘩。《奔月》当即下马。

严格地说，后来的《奔月》是被筱燕秋唱红的，当然，《奔月》反过来又照亮了筱燕秋。戏运带人运，人运带动戏运，戏台本来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。一九七九年的

筱燕秋年方十九，正是剧团上下一致看好的新秀。十九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，她的运眼、行腔、吐字、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，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，除了青山隐隐，就是此恨悠悠。说起来十五岁那年筱燕秋还在《红灯记》中客串过一次李铁梅的，她高举着红灯站立在李奶奶的身边，没有一点铮铮铁骨，没有一点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”的霹雳杀气，反倒秋风秋雨愁煞人了。气得团长冲着导演大骂，谁把这个狐狸精弄来了！？

但到了一九七九年，《奔月》第二次上马了。试妆的时候筱燕秋的第一声导板就赢来了全场肃静。重新回到剧团的老团长远远地打量着筱燕秋，嘟哝说：“这孩子，黄连投进了苦胆胎，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。”

老团长是坐过科班的旧艺人，他的话一言九鼎。十九岁的筱燕秋立马变成了 A 档嫦娥。B 档不是别人，正是当红青衣李雪芬。李雪芬在几年前的《杜鹃山》中成功地扮演过女英雄柯湘，称得上红极一时。但是，在 A 档和 B 档这个问题上，李雪芬表现出了一位成功演员的得体与大度。李雪芬在大会上说：“为了剧团的明天，我愿意做好传帮带，我愿意把我的舞台经验无私地传授给筱燕秋同志，做一个合格的接力棒。”筱燕秋眼泪汪汪地和同志们一起鼓了掌。《奔月》被筱燕秋唱红了。剧组在各地巡回演出，《奔月》成了全省戏剧舞台上最轰动的话题。所到之处，老戏迷抚今追昔，青年人则大谈古代的服装。全省的文艺舞台“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”，迎来了他们的“第二个春天”。《奔月》唱红了，和《奔月》一样蹿红的当然是当代嫦娥筱燕秋。军区著名的将军书法家一看完《奔

月》就豪情迸发，他用苍松翠柏般的遒劲魏体改换了叶剑英元帅的伟大诗篇：“攻城不怕坚，攻戏莫畏难，梨园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。”下面是一行行书落款：“与燕秋小同志共勉”。将军书法家把筱燕秋叫到了家中，他在抚今追昔之后亲自将一条横幅送到了筱燕秋的手上。

谁能料得到“燕秋小同志”会自毁前程呢。事后有老艺人说，《奔月》这出戏其实不该上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，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命。《奔月》阴气过重，即使上，也得配一个铜锤花脸压一压，这样才守得住。后羿怎么说也应当是花脸戏，须生怎么行？就是到兄弟剧团去借也得借一个。否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，否则筱燕秋怎么会做那样的事？

《奔月》剧组到坦克师慰问演出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。这一天李雪芬要求登台。事实上，李雪芬的要求不过分。她毕竟是嫦娥的B档。相反，过分的倒是筱燕秋。《奔月》公演以来，筱燕秋就一直霸着毡毯，一场都没有让过。嫦娥的唱腔那么多，戏那么重，筱燕秋总是说自己“年轻”，“没问题”，“青衣又不是刀马旦”，“吃得消”。其实大伙儿早就看出来，闷不吭声的筱燕秋心气实在是旺了，有吃独食的意思。这孩子的名利心开始膨胀了，想着法子横在李雪芬的面前。可是谁也没法说，领导一找她，她漂亮的小脸就成了猪肝。筱燕秋没心没肺，就有猪肝，她是做得出来的。领导们只能反过来给李雪芬做工作，让她“多指导指导年轻人”，“多扶持扶持年轻人”。可是李雪芬这一次的理由很充分，李雪芬说，她演《杜鹃山》的时候就经常下部队，今天下午还有很多战士冲着她喊“柯湘”呢，她在部队有观众基础，她不上台，“战士们不答应”。



李雪芬在这个晚上征服了坦克师的所有官兵，他们从嫦娥的身上看到了当年柯湘的影子，当年的柯湘头戴八角帽，一双草鞋，一把手枪，威风凛凛的。而今夜的柯湘却穿起了古装。李雪芬嗓音高亢，音质脆亮，激情奔放，这种高亢与奔放经过十多年的巩固与发展，业已构成了李雪芬独特的表演风格，即李派唱腔。基于此，李雪芬在舞台上曾经成功地塑造过一连串的巾帼豪杰，透过李雪芬的一招一式，观众们可以看到女战士慷慨赴死，女民兵英姿飒爽，女知青豪情冲天，女支书须眉不让。李雪芬在这个晚上重点展示了她的高亢嗓音，战士们有组织地给她鼓掌，掌声整齐而又有力，使人想起接受检阅的正步方阵。没有人注意到筱燕秋。其实戏演到一半，筱燕秋已经披着军大衣来到舞台了，一个人站立在大幕的内侧，冷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李雪芬。谁都没有注意到筱燕秋，谁都没有发现筱燕秋的脸色有多难看。厄运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降临了，它笼罩着筱燕秋，同时也笼罩着李雪芬。《奔月》演完了。五次谢幕之后，李雪芬来到了后台，脸上洋溢着难以掩抑的飞扬神采。李雪芬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筱燕秋在后台相遇了，面对面，一个热气腾腾，一个寒风飕飕。李雪芬一看见筱燕秋的脸色便主动迎了上去，左手拉着筱燕秋的右手，右手拉着筱燕秋的左手，说：“燕秋，都看了？”筱燕秋说：“看了。”李雪芬说：“还行吧？”筱燕秋却不开口。说话的工夫许多人已经走上来了，围在了她们的四周。李雪芬掀掉肩膀上的军大衣，说：“燕秋，我正想和你商量呢，你看看这样，这样，这句唱腔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更深刻一些，哎，这样。”李雪芬这么说着，手指已经翘成了兰花状，一挑眉毛，兀自唱了起来。艺人们都是知道的，同行是冤家，即使是师傅传

艺，“宁教一声腔，不教一个字，宁教一个字，不教一口气”。可是李雪芬不。她把李派唱腔的一字一气毫无保留地演示给了筱燕秋。筱燕秋不声不响，只是望着李雪芬。人们站立在李雪芬和筱燕秋四周，默默地看着剧团里的两代青衣，一个德艺双馨，一个谦虚好学，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令人感慨的一幕，这个令人心宽的一幕。但是筱燕秋的眼神很快就出了问题了，是那种极为不屑的样子。所有的人都看得出，燕秋这孩子的心气实在是太旺了，心里头不谦虚就算了，连目光都不会谦虚了。李雪芬却浑然不觉，演示完了，李雪芬对着筱燕秋探讨性地说：“你看，这样，这才是旧社会的劳动妇女。我们这样处理，是不是好多了？”筱燕秋一直瞅着李雪芬，脸上的表情有些说不上来路。“挺好，”筱燕秋打断了李雪芬，笑着说，“只不过你今天忘了两样行头。”李雪芬一听这话就把双手捂在了身上，又捂到头上，慌忙说：“我忘了什么了？”筱燕秋停了好大一会儿，说：“一双草鞋。一把手枪。”大伙儿愣了一下，但随即就和李雪芬一起明白过来了。燕秋这孩子真是过分了，眼里不谦虚就不谦虚吧，怎么说嘴上也不该不谦虚的！筱燕秋微笑着望着李雪芬，看着热气腾腾的李雪芬一点一点地凉下去。李雪芬突然大声说：“你呢？你演的嫦娥算什么？丧门星，狐狸精，整个一花痴！关在月亮里头卖不出去的货！”李雪芬的脚尖一踮一踮的，再一次热气腾腾了。这一回一点一点凉下去的却是筱燕秋。筱燕秋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，鼻孔里吹的是北风，眼睛里飘的却是雪花。这时候一位剧务端过来一杯开水，打算给李雪芬焐焐手。筱燕秋顺手接过剧务手上的搪瓷杯，“呼”的一下浇在了李雪芬的脸上。

后台立即变成了捅开的马蜂窝。筱燕秋愣在原处，看着无序的身影在自己的面前急速穿梭，耳朵里充斥着慌乱的脚步声。脚步声轰隆轰隆的，从后台移向了过道，从过道移向了远处，最后变成了远处汽车的马达声。眨眼的工夫后台就空荡荡的了，而过道更空荡，像通往月亮的路。筱燕秋站立在原处，愣了好大一会儿，沿着寂静的过道拐进了化妆间。筱燕秋站在镜子面前，吃惊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。直到这个时候筱燕秋才弄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。她失神地望着自己的双手，一屁股坐在了化妆间的凳子上。

保温杯里的水到底有多烫，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事情的“性质”永远决定着事态的严峻程度。一心扶持筱燕秋的老团长气得晃动了脑袋，他把中指与食指并在一处，对着筱燕秋的鼻尖晃了十来下。老团长说：“你，你，你，你你你你你呀——啊！”老团长急得都不会说话了，就会背戏文，“丧尽天良本不该，名利熏心你毁就毁在妒良才！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筱燕秋说。

“又是哪样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筱燕秋泪汪汪地说。

老团长一拍桌子，说：“又是哪样？”

筱燕秋说：“真的不是这样的。”

筱燕秋离开了舞台。嫦娥的A角调到戏校任教去了，而B角则躺在医院不出来。《奔月》第二次熄火。“初放蕊即遭霜雪摧，二度梅却被冰雹播。”《奔月》没那个命。

谁能想到《奔月》会遇上菩萨呢。

启动资金终于到账了。这些日子炳璋一直心事重重。他在等。没有烟厂的启动资金，《奔月》只能是水中月。其实炳璋只等了十一天，可是炳璋就好像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岁月。等钱的日子里炳璋发现，钱不只是数量，还是时光的长度。这年头钱这东西越来越古怪了。

但是，炳璋没有料到反对筱燕秋重新登台的力量如此巨大，预备会在筱燕秋能不能登台这个问题上僵持住了。炳璋把玩着手上的圆珠笔，一直在听。后来他把手上的圆珠笔丢到会议桌的桌面上，上身靠在了椅背。炳璋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们还是让步吧，人家可是点了筱燕秋的名。这年头给钱让步，不丢脸。”会议室里一片沉默。人们不说话。不说话虽说还是反对，但通融的余地肯定就大了。幸亏李雪芬离开剧团开饭店去了，要不然，李派唱腔的高亢嗓音炳璋现在可是招架不住的。大伙儿继续沉默，不说是，也不说否。但无声有时就是默许。炳璋因势利导，很含糊地说：“我看就这样了吧。”

然而，谁担纲B档，问题又来了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给当红演员做B档，本来就是一个寒碜人的角色，更何况又是筱燕秋的B档呢。还是老高出了一个好主意，B档让筱燕秋自己在学生里挑。筱燕秋嫉妒心再重，再名欲熏心、利欲熏心，总不能和自己的弟子争风。大家都说好。可是老高接下来的一句话让炳璋心里不踏实了。

老高说：“我看你们都白说，二十年过去了，筱燕秋也四十岁的人了，她的嗓子还能不能扛得住？我看玄。”这句话让炳璋觉得自己真的疏忽了，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？毕竟是二十年呢。二十年，什么样的好钢不给你锈成渣？炳璋偷偷地叹了一口气。会议开来开去，在筱燕秋一个人的身上就纠缠了将近两个小时。这哪里是筹备？简直是回顾历史。没钱的时候想钱，钱来了却不知道怎么花。钱这东西不只是时光的长度，还有历史的脸色。钱这东西现在实在是太古怪了。

炳璋想听筱燕秋溜溜嗓子，这是必须的。要不然，烟厂的钱再多，还不如拿来卷鞭炮去放响呢。筱燕秋依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会议室，刚一落座，炳璋发现自己又冒失了。很空的会议室里头只有他们两个，炳璋坐在这头，筱燕秋坐在那头，中间隔了一张长长的椭圆桌，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。筱燕秋胖了，人却冷得很，像一台空调，凉飕飕地只会放冷气。炳璋打算先和筱燕秋谈一谈《奔月》的，可《奔月》是筱燕秋永远的痛，炳璋越发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了。

炳璋有几分惧怕筱燕秋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炳璋比筱燕秋还长出一个辈分，不过筱燕秋脾气戏校里头可是有名的。这个女人平时软绵绵的，一举一动都有些逆来顺受的意思，有点像水，但是，你要是一不小心冒犯了她，眨眼的工夫她就有可能结成了冰，寒光闪闪的，用一种愚蠢而又突发性的行为冲着你玉碎。所以戏校食堂里的师傅们都说：“吃油要吃色拉油，说话别找筱燕秋。”炳璋不知道怎么和筱燕秋挑开话题，就开始和筱燕秋绕。一会儿聊她的生活，一会儿聊她的教学、学生，还扯到了天气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。东

扯西拽了几分钟，筱燕秋闷头闷脑地说：“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？”炳璋被堵住了，心里头一急，脱口说：“你亮个相吧。”筱燕秋望着炳璋，把两只胳膊放到桌面上来，抱成了一个半圆，却又看不出任何风吹草动。筱燕秋毫无表情地望着炳璋，突然说：“想听什么？是西皮《飞天》还是二黄《广寒宫》？”《飞天》和《广寒宫》是《奔月》里著名的唱腔选段，筱燕秋因为《奔月》倒了二十年的霉，这刻儿主动把话题扯到《奔月》上去，无疑就有了一种挑衅的意思，有了一种子弹上膛的意思。炳璋本能地直了直上身，等着筱燕秋的唇枪舌剑。不过炳璋手里有牌，倒也没有过分担心。炳璋说：“那就来一段二黄。”筱燕秋站起身，离开坐椅，拽了拽上衣的前下摆，又拽了拽上衣的后下摆，把目光放到窗户的外面去，凝神片刻，开始运手，运眼，咿咿呀呀地居然进了戏。她的嗓音还是那样地根深叶茂。炳璋还没有来得及诧异，一阵惊喜已经袭上了心头，一个贪婪而又充满悔恨的嫦娥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了。炳璋闭上眼睛，把右手插进裤子的口袋，翘起了四只手指头，慢慢地敲了起来，一个板，三个眼，再一个板，再三个眼。

筱燕秋一口气唱了十五分钟，炳璋睁开眼，眯起来，仔细详尽地打量起前面的这个女人。这段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有极为复杂的表现难度，音域又那么宽，一个离开戏台二十年的演员能把它一口气完成下来，答案只有一个，她一直没有丢。炳璋歪在椅子上头，没有动。但是，他在暗中唏嘘感叹了一回。二十年，二十年哪。炳璋有些百感交集，对筱燕秋说：“你怎么一直坚持下来了？”

“坚持什么？”筱燕秋说，“我还能坚持什么？”

炳璋说：“二十年，不容易。”

“我没有坚持。”筱燕秋听懂炳璋的话了，仰起脸说，“我就是嫦娥。”

筱燕秋从炳璋的办公室里出来，人却恍惚了。这是十月里的一个日子，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日子。像春天。风和阳光都有些明媚，都有些荡漾，但是恍惚，像梦寐，萦绕在筱燕秋的周遭。筱燕秋踩着自己的身影，就这么在马路上游走。后来筱燕秋停下了脚步，迷迷糊糊朝四下打量。筱燕秋低下头，失神地看着自己的身影。现在正是午后，筱燕秋的影子很短，胖胖的，像一个侏儒。筱燕秋注视着自己的身影，夸张变形的身影臃肿得不成样子，仿佛泼在地上的一摊水。筱燕秋往前走了几步，地上的身影像一个巨大的蛤蟆那样也往前爬了几大步。筱燕秋突然凝神了，确信了这样一个事实：地上的身影才是自己，而自己的身体只是影子的附带物。人就是这样，都是在某一个孤独的刹那突然发现并认清了自己的。筱燕秋的眼神再一次茫然了，伤心与绝望成了十月的风，从一个不确切的地方吹来，又飘到一个不确切的地方去了。

筱燕秋突然决定减肥，立即就减。

在命运出现转机的时候，女人们习惯于以减肥开启她们的崭新人生。筱燕秋叫了一辆红夏利，直奔人民医院而去。人民医院是筱燕秋的伤心之地。这么多年了，即使在肾脏闹得最厉害的日子，筱燕秋也没有到这家医院就诊过一次。她的命运其实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改变的，或者说，她的内心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被击垮的。李雪芬住院的第二天，筱燕秋就被老团长逼到人民医院来了。李雪芬躺在医院里发过话了，只有筱燕秋自我批评的“态度”让她满意，

她才可以考虑“是不是放她一马”。老团长一心想保筱燕秋，这一点全团的上下都是知道的。老团长亲手给筱燕秋写了一份检查，让她到医院里念。事态是明摆着的，筱燕秋必须在李雪芬的面前走好这个场，剩下的话才能往下说。筱燕秋看完检查书，合起来，急了。她一急就更加愚蠢。筱燕秋拼命地辩解说：“我没有嫉妒她，我不是故意想毁了她。”老团长盯着筱燕秋，到了这样的光景这孩子的心气还这么旺，老团长的眼睛都气红了，就想抽她一耳光，怔了好半天又下不了手。老团长甩开了胳膊，大声说：“大牢我待过七年，我可不想到那地方去看你！”筱燕秋望着老团长的背影，她从老团长的背影里头看清了自己潜在的厄运。

筱燕秋还是到人民医院去了。李雪芬躺在床上，脸上蒙着一块很长的白纱布。团里的领导都在，《奔月》的主创也在，高高矮矮站了一屋子。筱燕秋把两手叉在小肚子面前，走到李雪芬的床前，耷拉着两只眼皮。她看着自己的脚步，开始骂。她把自己的祖宗八代里里外外都骂了一遍，骂成了一摊屎。骂完了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只有李雪芬在纱布的后面干咳了一声。气氛顿时压抑了。没有人好说什么。李雪芬到现在都没有把筱燕秋告到公安局去，已经算对得起她了。筱燕秋承受不了这样的压抑，泪汪汪地四处找人。老团长站在门框的旁边，对她瞪起了眼睛。筱燕秋没有退路了，她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检查书，一层一层地打开来，开始念。筱燕秋像油印打字机那样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。念完了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检查书的内容最终肯定了检查者的“态度”。李雪芬把脸上的纱布掀开来，她的脸上紫红了一大块，涂着一层油亮亮的膏。李雪芬接过检查书，拉起筱燕秋的手，笑着



说：“燕秋，你还年轻，心胸要宽，可不能再这样了。”筱燕秋看到了李雪芬的笑。还没看清，李雪芬却又把脸盖上了。筱燕秋感到李雪芬的笑容才是一杯水，并不烫，浇在了筱燕秋的心坎上。“吱”的一下，筱燕秋如焰的心气就彻底熄灭了。

筱燕秋走出病房的时候满天都是大太阳。她走到楼梯口，站在扶手的旁边停下了脚步，转过头来。她看到了老团长如释重负的叹息。老团长对她点了点头。筱燕秋就那么望着老团长，突然也笑了一下，可是没能收住。她笑出了声来，一阵一阵的，两个肩头一耸一耸的，像戏台上须生或者花脸才有的狂笑。许多人都听到了筱燕秋出格的动静，她们从病房里探出脑袋，一起望着筱燕秋。筱燕秋就知道傻笑，膝盖一软，顺着楼梯的沿口一头栽了下去，从四楼一直滚到了三楼半。大伙儿跟下来，筱燕秋趴在水磨石地板上，听见老团长不停地对众人说：“态度还是好的，态度还是深刻的。”

都二十年了。筱燕秋挂的是内分泌科，开过药，筱燕秋特地绕到了后院。二十年了，筱燕秋远远地看见了那座病房楼。一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。楼已经不是老样子了，墙面上贴上了马赛克，但是屋顶、窗户和过廊一如过去，这一来又似乎还是老样子。筱燕秋立在那里，发现生活并不像常人所说的那样，在伸向未来，而是直指过去。至少，在框架结构上是这样的。

筱燕秋比平时到家晚了近一个小时，女儿已经趴在餐桌上做作业了。筱燕秋打开门，丈夫正歪在沙发里头看电视，电视只有画面，没有声音。筱燕秋提着人民医院的药袋，懒懒地倚在了门框上，疲惫地看着自己的丈夫。丈夫从筱燕秋的神情里头感到了某些异样，连忙走上来。筱燕秋把药袋递到丈夫的手上，一径往卧室